

东方大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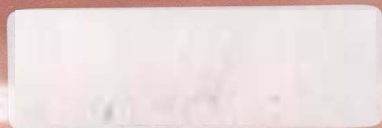
[第四卷]

DONGFANG DAGUO

李井伦◎著



李井伦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

东方大国

(第四卷)

李井伦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大国 / 李井伦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2.9
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57-4

I. ①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1724 号

东方大国

作 者 李井伦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58
字 数 1002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57-4
定 价 95.00 元(全四卷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五十五

自城阳大夫被贬，竖刁又被管仲、高傒等人限制进入朝廷，公子开方实在觉得力量单薄，在朝廷每次奏本，小白从不重视，有时还要受到申斥。今日按小白之意提议用兵，满以为必可胜算，不想又被朝臣轻易否决，很是不快，刚好得知小白出宫打猎，赶紧进宫找妹妹谋划。

长卫姬：“哥哥何不随君侯射猎？”

公子开方：“射猎很是辛苦。”

长卫姬：“哥哥此言差矣，不见竖刁，千方百计随在君侯左右，极尽讨好之能事。哥哥与易牙、竖刁并称三贵，如今最得宠者竖刁也，哥哥何不救出易牙？有妹妹从中襄助，易牙必靠哥哥，竖刁势孤，自会以哥哥为尊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妹妹不宜管易牙之事。”

长卫姬：“哥哥何出此言？”

公子开方：“妹妹不必瞒我。”

长卫姬：“定是竖刁那坏鬼，向哥哥嚼舌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不是，哥哥听葛妃话中有话。”

长卫姬：“葛赢？”

公子开方：“正是。”

长卫姬：“来人！”

宫娥：“卫妃吩咐。”

长卫姬：“准备酒菜，本宫请葛妃饮酒。”

宫娥：“诺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妹妹又要如何？”

长卫姬：“君侯现在两位夫人，六个嫔妃，还时常恩幸宫中侍女。哥哥亦是男人，妹妹实在觉得哥哥可怜。妹妹今日帮哥哥促成美事，哥哥如何谢我？”

公子开方：“妹妹不可害我，一旦国君知晓，还不碎尸万段。”

长卫姬：“哥哥枉为男儿，这般胆怯，难成大事。不闻色胆包天？饮酒自生色胆。何怕之有？”

宫娥：“葛妃到。”

长卫姬：“请。”

葛嬴入。

葛嬴：“姐姐家兄在此，葛嬴不便打扰。”

长卫姬：“君侯出城射猎，很是寂寞，后宫之中，唯与妹妹最是情投意合，故请妹妹饮酒。家兄刚来，正巧赶上。也不是外人，一起喝酒不是更好。”

葛嬴：“姐姐不嫌葛嬴出身寒门，受宠若惊。只是公子乃贵人，妹妹不敢同席。”

长卫姬起身将葛嬴按坐席上。宫娥送上酒菜，为三人斟酒。

长卫姬：“汝等退下。”

葛嬴：“何不找小妹共饮？”

长卫姬：“小妹随君侯出城围猎，我三人最好，来先干一樽。”

三人干杯，公子开方满酒。

葛嬴：“姐姐如此厚待于我，好生感激。”

长卫姬有意用话点拨、试探：“何谈感激，都是苦命人。君侯每日陪伴王姬夫人，我等苦守空房，寂寞难挨。光阴似箭，青春易逝，不自寻欢乐，又待何时？”

葛嬴：“姐姐不是比葛嬴好许多，嫔妃之中，唯卫妃姐妹最受君侯恩宠。”

长卫姬：“哪里，姐姐人老珠黄，自生无亏后，君侯很少临幸。”

葛嬴：“姐姐尚有一子，且是国君长子，日后立为世子，姐姐将何等显贵。”

长卫姬：“那是久后之事，姐姐才二十有六，要苦等几十年，岂不悲哀？”

葛嬴：“姐姐尚有妹妹陪伴，哥哥也常来宫中看望，葛嬴一无所有。岂不更加孤独悲哀。”

长卫姬：“妹妹不必悲哀。只要妹妹不弃，我即汝姐，兄即汝兄，可好？”

那葛嬴虽有几分姿色，毕竟是寒门出身，又没受过良好教育，在六位如夫人中，是最受冷落者，听长卫姬如此一说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葛嬴深知卫姬姐妹十分得宠，在后宫之中又有势力。葛嬴：“妹妹诚愿高攀姐姐。”

长卫姬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！我兄妹再干一樽。”

三人干杯，葛嬴满酒。

葛嬴：“葛嬴敬哥哥姐姐一樽。”

三人干杯，长卫姬满酒。

公子开方：“葛妃天生丽质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何愁不得君侯恩宠。”

葛嬴：“兄长笑话，自嫁君侯已五年，得君侯临幸无几。如今不敢奢求，只望怀有一子，能颐养天年，我愿足矣。”

长卫姬：“只要妹妹听姐姐话，姐姐必成全妹妹足愿。”

葛嬴：“姐姐肯于成全，妹妹甘愿做牛做马，孝敬姐姐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祝妹妹早生贵子。再干一樽。”

三人干杯，公子开方心中暗自佩服妹妹，几杯酒下肚顿生色胆，忙献殷勤，为葛嬴满酒。葛嬴用手捂住樽口，公子开方用手拿捏葛嬴手。葛嬴面色绯红，眼望开方，含情脉脉。开方给葛嬴满好酒，端起送至葛嬴唇边。

公子开方：“小妹再饮一樽。”

葛嬴：“兄长，小妹醉矣。”

长卫姬：“干，酒是好东西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一醉解千愁。”

葛嬴：“对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一醉解千愁。”

葛嬴毕竟是国君妃子，公子开方还是有些胆怯，忙试探道：“青春易逝须尽欢。不闻诗云，‘甘与子同梦。’”

葛嬴故作羞怯：“兄长醉矣。”

长卫姬乘机道：“酒醉吐真言，有何不好。干！谁不干就不是真心。”

葛嬴：“为表真心，妹妹干此樽酒就是。”

葛嬴又干。公子开方又满酒。

葛嬴：“兄长，妹妹不能再喝矣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我替妹妹喝。”

公子开方抢葛赢酒樽，长卫姬将公子开方酒樽拿来给葛赢。

长卫姬：“妹妹，何不与哥哥交杯换盏。”

三人又一饮而尽，葛赢已不支或许故作不支，醉伏桌上。

长卫姬：“还装痴，何不赶快动手。”

公子开方：“如之奈何？”

长卫姬：“还用我教汝，抱到席上去。”

公子开方抱起葛赢向卧席走去。

齐侯小白欲出兵报长勺之辱，因朝臣反对，心里不快，出宫打猎，一连数日，倒是忘却烦恼。忽报仲父请君侯回朝，小白心想我先召见仲父商议，只要说通仲父，朝臣自不会反对矣，小白回到宫中，立即召见管仲。管仲请其回朝另有谋划，原来隰朋已从天朝归来。管仲隰朋见过小白。

小白：“仲父，东莱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回君上，东莱已经安定。”

小白：“隰朋爱卿一路辛苦。”

隰朋：“国君，臣觐拜周王，天子大悦。说，伯舅不忘周室，朕之幸也。四方诸侯，唯伯舅左右之。准奏！按齐侯之意降诏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，莱国之乱已经平定，鲁侯小儿竟唆使公子庆父与寡人争夺东莱，仲父可否出兵讨伐鲁国？”

管仲：“君上，秋风萧杀，一群大雁为寻找生机，飞向南方。头雁就是君侯。君侯只想报长勺之辱，诸侯必离君侯而去，孰轻孰重？”

小白：“仲父，这头雁如何做？”

管仲：“隰朋，通告鲁、陈、宋、蔡、卫、郑、曹、邾等国，寡君受天子之托，于明年三月一日在齐国北杏举行盟会！以定宋君，旨在内奉王室，济弱扶倾；外攘四夷，讨伐无道！请各国国君届时参加。”

小白一听喜出望外：“好，就依仲父。”

管仲：“君上，明日早朝可命建筑司，着手筑造会盟驿馆、高坛。坛三层，高三丈；驿馆供各国君侯居住，要富丽豪华。请曹孙在夫人亲自督办，不可延误会盟之期。”

自从定下会盟，小白不胜喜欢，常常梦里，都是自己统领各路诸侯。醒来细想，天子承诺四方诸侯，由寡人左右。然而各路诸侯安可轻易左右之，那要有强大军事力量保障，仲父深谋远虑，早与王子成父为寡人创建一支无敌之师，必让与会诸侯望而生畏，急召见王子成父进宫。

小白：“寡人欲在会盟之前，请与会诸侯阅兵，大司马宜早日演练。”

王子成父：“请君上明示规模。”

小白：“规模无须太大，五百乘兵车，其中驾车、盾车各五十乘，骑兵五千足矣。”

王子成父：“臣遵命。”

王子成父告退后，小白高高兴兴回到王姬夫人寝宫。

小白率七国诸侯，检阅齐军，七国诸侯面露惊惧。

小白：“各位君侯所见，乃寡人不足一半之兵力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王姬：“夫君！夫君！”

小白被王姬叫醒：“适才一梦而。”

管仲鲍叔规划北杏建筑已定，回到临淄已经傍晚，听瑤莹说王子成父每日演练阅兵，而且国君时常亲临指导。管仲知道必是国君欲在会盟之时炫耀武力，这与管仲布衣会盟初衷相左，要让小白放弃此念，还真非易事，急请高子、国子、鲍叔、东郭牙、隰朋、仲孙湫等来相府商议，如何劝谏小白。商定由管仲、高子、国子请国君与王姬夫人，听取隰朋会盟筹备进展，听取鲍叔用度支付，听取仲孙湫拟定之会盟简约之际，规劝小白。瑤莹主动请缨说服王姬夫人，国子认为女儿多事，唯恐添乱。

高子：“兄台多虑，王姬与瑤莹情投意合，往来甚密，女人之间极好沟通，有瑤莹参与，王姬夫人必力劝小白。”

经高子如此一说，众人也觉得有理。

小白正与王姬夫人在水榭乘凉，谈论阅兵演练如何威武壮观，忽听寺人说仲父、高子、国子、鲍叔、隰朋、仲孙湫等几位朝廷要人来拜见，这些人同时

进宫还是前所未有，必有大事。略一思索，想到必是为会盟而来，刚好把会盟时，请各路诸侯阅兵一事通告诸位，忙命准备酒宴。不多时寺人引众人进宫。王姬夫人见珏莹进来十分亲热，自不必说。

小白：“这几日寡人心情愉悦，仲父、恩师、两位前辈、隰朋、仲孙湫、东郭牙同时进宫，可是有意与寡人分享？”

国子：“的确为此而来。国君未卜先知矣。”

小白：“久和仲父交谈，焉无长进？”

众人大笑。

珏莹：“君上可该交些学费矣？”

小白：“理应交费，理应交费。”

众人又大笑。

管仲：“珏莹不可说笑，隰朋大人禀报会盟筹备进展，鲍相要请示筹备会盟所需财物，仲孙大人起草之盟约要国君钦定。”

珏莹：“都是朝臣之事，我与王姬夫人可要划船去矣。”

珏莹说完拉着王姬夫人上游船去了。

小白：“这些事仲父做主即可，有一件重要事需要加在日程上，加在何时隰朋定夺。”

鲍叔明知故问：“何事如此重要？”

小白：“大周天子，托寡人左右四方诸侯，各路诸侯多年无人约束，不遵周礼，安好左右之，寡人意欲会盟之前，亲率各路诸侯检阅我大齐三军。可令各路诸侯威而敬之。”

东郭牙：“一旦威而敬之，必然敬而远之。”

鲍叔：“相国三番五次强调，威服不如德服。”

国子：“德服可让四方诸侯心悦诚服。”

小白：“恩威并举如何？”

高偃：“国君，何不听听相国会盟之初衷？”

小白：“仲父请讲。”

管仲：“各国会盟早已有之，旨在结成军事同盟，用以对抗其他军事同盟。”

小白：“恰是如此，此次会盟可对抗楚蛮。”

管仲：“如果此次会盟，旨在结成军事同盟。楚国会如何？”

小白：“必也结成军事同盟，以应对我。”

管仲：“然，两大同盟必加强军备，相互杀伐不断，华夏还有宁日乎？”

小白：“依仲父之意当如何？”

竖刁：“酒宴备好，何时摆宴？”

小白：“边吃边谈。”

竖刁高喊：“设宴！”

珤莹与王姬谈笑中归来。

管仲：“布衣会盟，不带兵车。”

小白：“布衣会盟，谁会屈从齐国，焉能左右四方诸侯，毫无意义。”

隰朋：“只要我国内尊天子，外攘四夷。与华夏诸侯友好往来，济弱扶倾，各路诸侯必钦服之。”

仲孙湫：“所订盟约宗旨，亦是促进华夏诸侯各国发展经济”

小白：“各路诸侯如今就我行我素，经济发达就更难左右之。”

王姬夫人：“寡君不宜固执己见。”

小白：“各持己见，何独寡人固执？”

鲍叔：“儿时和管仲经常争执，每每不可开交时，就要找大人评理，找到我父母总是骂我一顿，找到管母时，管母会说，小事要宽容不必计较，大事一定要明辨是非，这样朋友才能长久，正确一方叫坚持道理，难能可贵。错误一方叫固执己见。坚持与固执貌似一样，实则本质有别。”

小白：“仲父常言不战可屈人之兵。我有强大军队，各路诸侯必不敢对我用兵。”

王姬夫人：“夫君尚不理解仲父之意，仲父旨在将四方诸侯团结在齐国周围，共侍天朝。”

高傒：“王姬夫人所言极是。”

小白见管仲、高傒等朝臣，都与自己之意相悖，甚至王姬也与自己相左，

① 注解：宋公御说，谥号宋桓公；陈侯杵臼，谥号陈宣公。

也不好再坚持，心里还是不服。

小白：“饮酒。”

齐国君臣为北杏会盟，精心准备，但是很不如意。本来约定八国，只有宋公御说、陈侯杵臼、蔡侯献舞、邾子克四国与会。^①

小白急于求成，自以为凭我齐国实力，加之有天子之托，各路诸侯礼应招之即来，很是不悦：“仲父，约七国会盟，只来四国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宴请之。”

小白虽然心里不悦，毕竟几年来，对管仲言听计从，已习惯之，下令宴请，管仲相陪。

小白：“王政久废，叛乱相寻。故奉天子之命，会诸位以匡正天下。”

陈侯杵臼：“诸侯纷争，生灵涂炭，有赖齐侯，匡正天下，恢复王道。”

小白：“小白乃天子外臣，尊奉天子，义不容辞。盟约条款已经拟定，各位君侯每人一册议之，明日立盟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鲁、郑、曹、卫四国君侯尚未到来。会盟可否推迟时日？”

管仲：“俗话说：三人成众。现已来到五国，自然成众。会盟诸侯，乃天子之托，不可无信。违抗天子之命，其咎自负。”

陈侯杵臼：“齐侯重信义，是寡人榜样，我等愧对齐贤侯。”

小白：“陈侯过谦，四位君侯，如约而至，诚意可鉴。何言愧对？”

邾子克：“我等前来会盟，皆带兵车。临近北杏，方知齐贤侯没备一辆兵车。真令我等汗颜。”

小白：“寡人如何不见兵车？”

蔡侯献舞：“我等惭愧，所带兵车，已退后三十里。”

管仲：“会盟乃友好之举，旨在济弱扶倾，共奉王室，有赖各位君侯戮力同心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既如此，就请按时立盟。”

北杏会盟，高坛左侧悬挂大钟，右侧设置大鼓，台上五国旗帜，四周遍插五色旌旗。正中设天子之位，天子位上有华盖蔽日，侧设五台，台后有坐席。

两边是紫红色屏帐，屏帐下是木台，土台上礼器、粟谷、水果、玉帛、刀币一应俱全，二层两侧拴有黑牛白马。高坛后面不远处，是新建驿馆。

齐侯小白、宋公御说、陈侯杵臼、蔡侯献舞、邾子克在坛下。

管仲：“会盟大礼，诸侯登坛。”

小白：“宋公请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齐侯倡盟，自是齐侯先请。”

小白：“我等五人，携手登坛。”

五位君侯携手登坛，五国君侯登至二层。

管仲：“共拜天子！”

跪拜天子位，行三拜九叩大礼。

管仲：“拜大周天子礼成，齐侯宣读天子册封宋公诏书。宋公聆听册封！”

宋公御说下跪。

小白：“大周天子胡齐元年，朔春，齐侯请天子册封宋御说为宋国国君。宋国因南官长万之乱，以臣犯上，弑君祸国，大逆不道。宋公子御说乃先君闵公嫡弟，贤良大才，深得民心。率众诛戮贼臣，挽宋社稷于将倾，救民于倒悬。朕准齐侯奏请，册封御说为宋公。以定君位，诏告天下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外臣谢天子隆恩！谢齐侯为御说请封。”

小白：“宋公请起。小白理应如此，宋公自此名正言顺矣，可喜可贺。”

陈侯杵臼、蔡侯献舞、邾子克：“恭贺宋公。”

管仲：“齐侯盟誓简约要义。”

小白拱手：“王政久废，四夷屡犯中原；华夏诸侯，叛乱寻衅，大动干戈，时有发生，致使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寡人奉天子之命，会盟诸君，济弱扶倾，征伐无道，尊王攘夷，共奉王室，以匡正天下。”

管仲：“会盟誓约要义礼成，推选盟主。”

小白：“今日之事，必推一人为主。然后权有所属，而政令可施于天下。”

陈侯杵臼：“天子以召集诸侯之命，囑于齐侯，谁敢代之？宜推齐侯为盟会之主。”

邾子克：“尊王攘夷，势在必行，非齐侯不堪此任，陈侯之言是也。”

小白：“周始封宋为公爵，始封齐为侯爵。宋公为尊，当以宋公为盟主。”

邾子克：“当年太公望亦是侯爵，天子降诏，号令诸侯。齐侯为盟主有何不可？不必谦让。”

宋公御说虽有心担当盟主，见陈侯、邾子克拥戴齐侯小白，心里很是不悦，也是好顺水推舟道：“南宫长万之乱，刚刚平定，宋国无暇旁顾而。还是齐侯为盟主最宜！”

蔡国处在齐楚两大国之间，楚国虎狼之国，自己曾险些被楚文王烹杀。齐侯小白又有休回妹妹之恨。蔡侯献舞无奈国力不济，只能委曲求全，如一跳梁小丑：“齐侯不要推让。请坐主位，宋公次之。”

小白：“谢各位君侯信赖。”

邾子克：“陈侯第三，蔡侯居四，寡人坐最后。”

管仲：“位序排定，登坛。鸣钟击鼓！”

钟鼓齐鸣，五国国君登上三层。

管仲：“再拜天子！”

对天子位，施三拜九叩大礼。

管仲：“相互交拜。”

五国国君互拜，拱手礼，互赠玉圭。

管仲：“互拜礼成，焚香就座。”

五国君焚香，依次就座。

管仲：“宣读简约。”

隰朋捧简约上。

隰朋：“大周天子胡齐元年、季春、朔日，齐侯小白、宋公御说、陈侯杵臼、蔡侯献舞、邾子克，奉天子之命，会于北杏。几经与各盟国议订，盟约如下：

一、天子是为天下共主，诸侯乃天子外臣，共侍王室义不容辞。恢复春秋觐礼制，按岁纳贡。

二、加盟诸侯之间，济弱扶倾，不得相互攻伐。凡盟国有遇天灾，共同抗御。凡盟国有遭外敌入侵或遇悖逆反叛，各盟国有义务出兵救援。

三、鉴于各国历代之乱，凡我盟国，不易世子，不得以妾为妻。

四、凡我盟国，以德为本，敬老慈幼，诛戮不孝，善待宾客。

五、凡我盟国，互派学子，尊贤育才，表彰有德。废除世官制，不滥用官吏，不杀无辜大夫。

六、凡我盟国，不可截断河流，凡盟国受灾，不可拒绝黍谷救济请求。

七、凡我盟国，流通金币，鼓励通商往来，互通有无，关税为百中取三。修缮商道、驿馆，统一度量衡。对未入盟诸国，执行什一关税。

八、凡我盟国，发展农业，提倡使用铁制农具、使用牲畜。

九、凡加盟之国，有败约者，共同征之！”

小白：“中原诸侯，南受楚蛮侵扰，北受戎狄掠夺，如若不能一致对外，必将灾难无穷。”

陈侯杵臼：“能如此盟约，各国可安，天下可宁。”

邾子克：“寡人虽国力不济，愿竭力事盟履约。”

蔡侯献舞：“如今立盟，献舞何惧楚蛮？”

宋公御说：“立盟容易，履约恐难矣。”

小白：“我五国为中坚力量，只要盟国认真履行盟约，中原诸侯必将加盟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管仲：“歃血立盟！”

武士宰牲，接血，呈于诸侯面前。五位诸侯站起相互致拱手礼，歃血。隔朋在每位诸侯台上摆放一份盟约，诸侯在五份盟约上签名后，各执一份。

管仲：“鲁、卫、郑、曹四国君侯，故违王命，不来赴会，不可不讨。”

小白：“敝国兵车不足，愿请诸君，派遣本国兵车，共同讨伐。”

陈侯杵臼：“杵臼唯盟主之命是听。”

蔡侯献舞：“献舞亲率兵车两百乘从之。”

邾子克：“约简既订，敢不倾敝国之力。”

宋公御说默然。

小白：“各位君侯为匡正天下，不遗余力，小白必向天子为之请赏。”

此次会盟，宋公御说虽说得以天子册封定位，御说并不以为然，自东周以来，诸侯嗣位，多都不请天子册封，天子也只好默认。宋公御说对盟主倒

是有些兴趣，只是谦让几句，盟主之位竟被小白占得，心下自是不悦。回到驿馆与随臣计议当如何待之。随臣之中戴叔皮忙道：“此次会盟，虽为布衣之盟，管仲之谋也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戴叔皮：“视此盟约，必是出自管仲之手。管仲出身商贾，自拜相以来，特别重视经商，据悉齐国有商旅八千余人，东到莱夷，西至流沙、西虞；南到海，北至大漠，天下无处不见齐国商贾足迹。农业、畜牧、工商末业快速发达，已经废除石制农具。不用兵车，先后灭掉郕国、谭国、莱夷，臣服莒国。齐国盛产盐铁、齐纨、蜂蜜，农具尤为先进，对外已经不卖铁，大量出售铁制农具，冠带衣履销往天下，降低关税，得利在齐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异想天开，齐侯妄自尊大，宋乃公爵，齐只是侯爵，越次担当盟主。又想调遣各国之兵，将来我国不是要疲于奔命乎？”

戴叔皮：“诸侯从者、违者各占一半。齐国兵力还不强大。若征服鲁郑两国，齐国霸业必成矣。宋国安能不受到威胁？与会四国，唯宋为大，宋不出兵，此盟必土崩瓦解。我今日已列于会，是从王命，又定位矣，再等何宜？不如先归。”

另一随臣华秀老道：“君公，会盟未告结束，不宜败约！况齐侯有请封之恩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华夏诸侯何人还要请封定位，小白以此拉我入盟耳，休得多言！寡意已决，明晨五更回国。”

华秀老：“据悉齐国军力强大，鲁国、郑国联合起来，亦难抵挡。请诸国出兵，以示遵守盟约而已。”

戴叔皮：“小白性喜张扬，若有强大兵力，势必显示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戴卿所言有理，传寡人之命。”

华秀老：“当告知齐侯，可推说忽接传报，国内有急事。”

宋公御说：“无须理会！”

再说齐侯小白，见盟约以定，盟主已立，与会诸侯也已歃血，自是志得意满。回到驿馆，大宴群臣。翌日清晨，小白与管仲正共进早餐。小臣来报：

“报！国君，宋公违背盟约，会盟未告结束，不告而辞。”

小白闻报，愤怒不已：“御说这等无理，气煞寡人！寡人若带兵车，定要严惩之。传命隔朋，速去追之。”

管仲：“追之不宜，可请王师伐之，出师有名。然而有更急于此事者。”

小白：“何事更急于此？”

管仲：“宋远而鲁近，且王室宗亲，不尊王命，拒不赴盟。不先服鲁，何以服宋？”

小白：“寡人久欲伐之，伐鲁当从何路？”

管仲：“济水东北有一遂国，乃鲁国附庸，国小而弱，才四姓尔。若以重兵压之，可轻易攻下。遂下，鲁必悚惧。然后遣一使臣，指责鲁侯，不预盟会，有违天子之命。再遣人通信于仲姜夫人，仲姜夫人一向欲使其子鲁侯与齐国友好，自然极力怂恿。鲁侯内迫母命，外怵兵威，必将请求会盟。鲁请，我即许之。齐鲁结盟之后，再请王师，移兵伐宋，如破竹之势耳。”

小白：“善！寡人亲将三军攻遂。”

忽然小臣又报，是鲍叔使人送来书简，告知蒙山恩病危，请相国火速回临淄。

小白：“蒙爱卿，为齐国夙兴夜寐，足迹天下，劳苦功高。速告知鲍叔，令官中御医，为之医治。”

管仲：“恐无济于事。”

小白：“以朝廷名义，出一告示，遍请名医，有能治愈者重赏。”

管仲：“蒙大人乃家父结义兄弟，身边只有一女，臣当即回临淄。”

小白：“会盟将告结束，就请仲父先归。”

管仲：“如遇疑难，可问隔朋。”

管仲：“君上，万不可对鲁用兵。只要君上依计行事，必成霸业。”

小白虽想报长勺之仇，但是管仲再三叮嘱不可对鲁用兵，齐侯小白只好应允。

小白依管仲之计，齐军未遇抵挡，直入遂国。

五十六

再说鲁侯同，何以不去赴盟。常言：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鲁侯同听信公子庆父之言，支持端木良，全力销售鲁编。鲁国府库果然税金陡增。鲁侯同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很是戒备，军队是绝不会让其插手。上次为齐侯主婚，曾与小白、单蔑检阅齐军，自叹不如，如今府库有金，何患军队装备，何惧齐国。故对公子庆父颇有好感，言听计从。这日早朝议事，鲁侯十分得意。

鲁侯同：“寡人一向蔑视工商末业，鲁国大贾端木良将鲁编销往各地是公子庆父劝寡人予以支持，功不可没。齐侯小白邀寡人参与会盟，寡人不予理睬，只要我府库殷实，何患齐国？”

颛孙生：“君侯，微臣得报，齐国朝野大兴穿鲁编风气，商人运鲁编入齐，每千匹奖励三百金，万匹奖励三千金。”

鲁侯同：“好！一旦成风就不可遏制，加收赋税，价格必然提高。”

公子庆父：“君侯英明，有财力就可装备军队。”

施伯：“君上，与齐国交往当慎重行事，管仲足智多谋，不可不防。”

公子庆父：“有金送来，有何疑之？施伯大夫太过谨慎。”

小臣：“驿馆传报，齐国攻占遂国，驻兵于济水。”

鲁侯同：“呈上驿报。”

小臣呈上驿报下。

鲁侯同：“遂国乃鲁附庸之国，齐侯是不让寡人有一时安宁。”

公子庆父：“君上勿怕，齐兵两次攻我鲁国，未尝得利，臣愿领兵拒之。”

施伯：“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此举必为寡君拒不会盟而来。”

鲁侯同：“施伯爱卿，计将安出？”